

# 「*Ruah*-風」在舊約的啓示模式

王振江<sup>1</sup>

*Ruah* 堪稱舊約中，在描述天主方面最卓越的神學術語。本文作者從「*ruah*-風」的概念特徵進行破題和分析，並選取創一2的啓示模式，嘗試勾勒出一幅具有生命韻味的宇宙論以及天主的影像。簡言之，祂不僅是外顯地創造了天地，也是內斂和豐產的生命流溢。

## 前 言

希伯來聖經概念，רוח (*ruah*)，堪稱解鎖舊約語境下的「天主」及其相關印象的關鍵。雖然 YHWH 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向人啓示自己，透過天使、聖祖先賢、位格化的智慧和 *logos*，但其中最關鍵、最連貫的媒介和渠道應該是 *ruah*；尤為重要的是，*ruah* 所開啓的啓示模式屬少數被猶太傳統所認可的其中一項<sup>2</sup>。有學者甚至將 *ruah* 定義為，在描述天主方面最卓越的（舊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作者：王振江神父，歸屬湖南湘潭教區，羅馬宗座聖十字架大學聖經神學博士畢。

<sup>2</sup> Cfr. M. Turner, "The Spirit of Christ and 'Divine' Christology", in J. B. Green, M. Turner (eds.), *Jesus of Nazareth: Lord and Christ -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Jesus and New Testament Christology* (Grand Rapids, MI: Eerdmans, 1994), pp.422-424.

約) 神學術語。<sup>3</sup>

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給希伯來的舶來品，*ruah*，冠以一個更地道的鄉音，確實給列國學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戰。例如，西方語言對這一聖經概念的翻譯基本上傾向於「神化」(deification)的趨勢，即「神」、「靈」，直觀上難免給人一種「靈肉」二元的錯覺。<sup>4</sup>

縱觀 *ruah* 一詞在舊約的用法，不少聖經學家強調，「噓氣」(氣息)的翻譯和表達應該更為準確。「尤其是當(文本)涉及到舊約背景，甚至，在某種情形下也適用於新約，『噓氣』的翻譯不僅詞能達意，而且在相關語境下也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，同時，還不至於使得概念淪為純粹的抽象，相反，『神』/『靈』(spirito)的表述明顯有著詞不達意的缺陷。」<sup>5</sup>

總體而言，*ruah* 一詞在全部舊約總共被引述約 389 次(含《達》11 次的阿拉美語)<sup>6</sup>，由此可見，其含義相當豐富，而且牽

---

<sup>3</sup> Cfr. L. R. Neve, *The Spirit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* (Tokyo: Seibunsha, 1972), p.1.

<sup>4</sup> 參：拉丁語 Spiritus，英語 Spirit，意大利語 Spirito，法語 Esprit，德語 Geist..... 等。

<sup>5</sup> Y. Congar, *Credo nello Spirito Santo, Lo Spirito Santo nell' "Economia": rivelazione e esperienza dello Spirito* (Brescia: Queriniana, 1981), p.17.

<sup>6</sup> Cfr. A. E.-Shoshan (ed.), *A New Concord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Using the Hebrew and Aramaic Text* (Grand Rapids, MI: Baker Book House, 1993), pp.1063~1066; J. R. Kohlenberger III, J. A. Swanson, *The Hebrew English Concordance to the Old Testament with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* (Grand Rapids, MI: Zondervan Publishing

涉甚廣。鑒於 *ruah* 涉獵不同的舊約書卷、形式各異的文學體裁、特定的行文語境，加之歷史沿革對概念本身所產生的歧異和多樣性影響，實難予以系統化的分門別類。

即便如此，參照舊約既有的線索，大致上可從三方面對 *ruah* 進行概念性的解讀：

- 忠實於詞源含義的氣象學（宇宙論）術語，如「（暴）風」、「颶風」（創八 1：出十 13）等；
- 神學概念：「天主之神」（創四—38）、其他神靈、邪神（編下十八 20~22）等；
- 人學範疇：生理的「呼吸」（創六 17）、意識的「我」（約六 4：詠卅一 6）、「靈魂」（約七 11）、「精神」（蓋一 14），以及在呼吸的輕重緩急中不同情緒的流露：「暴戾之氣」（民八 3）、「平心靜氣」（約廿一 4）、「驚慌失神」（列下十九 7）、「勇氣」（箴十八 14）等。

當然，如此的「三分法」不僅基於學者們一直以來的共識，也有其歷史淵源。早在耶穌時代的猶太文獻中，就已經對 *ruah* 的用法作了一個相對均衡的劃分：*ruah*-風（113 次）；*ruah*-天主之神（136 次）；*ruah*-人的精、氣、神（140 次）<sup>7</sup>。

---

House, 1998), pp.1461~1463.

<sup>7</sup> Cfr. M. A. Chevallier, *Souffle de Dieu: le Saint-Esprit dans le Nouveau Testament*, vol.1 (Paris: Beauchesne, 1990), p.25；類似的「三分法」另參：R. E. Averbeck, “Breath, Wind, Spirit and the Holy Spirit in the Old Testament”, in D. G. Firth, P. D. Wegner (eds.), *Presence, Power, and Promise: The Role of the Spirit of God in the*

關於本論題的行文走向及破題方法。筆者只選取和分析「*ruah*-風」的啓示模式，即，從氣象學的角度對舊約語境下的 *ruah*，給出一個嘗試性的概念說明。

當然，一個單純概念的解析根本無法言盡其義，更不足以百分百地將客觀真相完整說明：因為任何一個神學術語的價值都取決於特定的語境、相關的主題及核心思想<sup>8</sup>，更遑論「*ruah*-風」的啓示模式還涉及到神聖、超越。本著這一精神，筆者將從「*ruah*-風」的概念特徵及典型範例（創一2b）進行破題。

## 一、「*Ruah*-風」的概念特徵

溯本求源，即便單從這個希伯來語的詞根（*r-w-ch*）和發音也能判斷出，*ruah* 幾乎屬象聲詞的範疇，其概念含義也與之相關<sup>9</sup>：氣流、氣息。由此不難理解，古希伯來人對 *ruah* 的初始印象就是自然界的「風」，而且，絕不會是普通意義上的微風，卻是大風、狂風、暴風之類。

---

*Old Testament* (Downers Grove, IL: IVP Academics, 2011), pp.25~37; idem, "The Holy Spirit in the Hebrew Bible and Its Connections to the New Testament", in D. B. Wallace, M. J. Sawyer (eds.), *Who's Afraid of the Holy Spirit?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inistry of the Spirit of God Today* (Dallas, TX: Biblical Studies Press, 2005), pp.15~36; Ju Hur, *A Dynamic R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in Luke-Acts* (Sheffield: Academic Press, 2001), p.38.

<sup>8</sup> Cfr. Y. Congar, *Credo nello Spirito Santo*, p.18.

<sup>9</sup> Cfr. E. Jenni and C. Westermann, "Ruah", *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*, vol. 3 (trans. by M. Biddle, Peabody, MA: Hendrickson Publishers, 1997), pp.1202~1220.

參考較為古老的猶太文獻，除 *ruah* 之外，幾乎再沒有其他詞彙被用來形容自然界的風。舊約最早期（主前 900~700）的文本中，*ruah* 這一概念也僅限兩種可能的翻譯：「風」或「神、靈」（spirit），相對而言，前一種表述更明確被提及和強調<sup>10</sup>。此外，巴勒斯坦較早期的文獻——烏加列，*ruah* 也只有「風」的概念含義<sup>11</sup>。

無論如何，「*ruah*-風」對於生活在巴勒斯坦一帶的古希伯來人有著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。這個概念常常與地理、方位名詞組合，成為與農作業息息相關的氣象術語：從海邊興起的「西風」（=「海風」：出十 19；戶十一 31；列上十八 44~45），更頻繁被提及的「東風」（出十 13，十四 21；約十五 2；詠四八 8；依廿七 8；耶十八 17；則十七 10，十九 12，廿七 26；歐十二 2，十三 15；納四 8）<sup>12</sup>。

一般情況下，「西風」通常預示著風調雨順、富饒和生機<sup>13</sup>，所以「西風」也幾乎被當作 YHWH 施恩和祝福的代名詞。反之，「東風」趨於貶義，主要也是基於地理方面的因素：來自沙漠或荒野地區的東風，能帶來酷熱、乾旱；類比性地，「東

<sup>10</sup> Cfr. W. R. Schoemaker, "The Use of רוח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of πνεῦμα in the New Testament", *JBL* 23, 1904, pp.13~14.

<sup>11</sup> Cfr. L. R. Neve, *The Spirit of God*, p.1.

<sup>12</sup> Cfr. H. J. Fabry, "Ruah", in G. J. Botterweck, H. Ringgren (eds.), D. E. Green (trans.), *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(TDOT)*, vol. 13, (Grand Rapids, MI: Eerdmans, 2004), p.380.

<sup>13</sup> Cfr. R. Albertz, C. Westermann, "Ruah", in E. Jenni, G. Prato, C. Westermann (eds.), *Dizionario teologico dell'Antico Testamento (DIAT)* (Torino: Marietti, 1978), pp.654~677 (p.656).

風」也被當作 YHWH 威嚴和毀滅的氣息、烈焰（出十五 8：撒下廿二 16：詠十八 16：依四 4：十一 4，卅 28，四十 7）<sup>14</sup>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除過兩處特別明顯的引用（詠一〇四 3~4：匝六 5），聖經作者很少用 *ruah* 的複數形式來實指自然界的風。從字面上，*ruah* 更頻繁地與希伯來基數詞「4」連寫，從而組成一個相對固定的複數形式：「四風」（編上九 24：耶四九 36：則卅七 9：達七 2，八 8，十一 4：匝二 10，六 5）。一目了然，「四風」的概念意指東西南北、四極八方<sup>15</sup>；參考 Schnackenburg 的意見：「天主的統治」應該是聖經中「天國」概念的正解<sup>16</sup>，這樣一種較為整全的（宇宙）視野，難免不是在強調和隱喻天主無所不在的大能和普世性統治。

### （一）「Ruah-風」：動態能量

儘管「風」被約定俗成地解作希伯來概念 *ruah* 的初始印象，但絕不能刻板、武斷地將「*ruah*-風」限定為某個時間段發生的一場「暴風」。更好說，「*ruah*-風」是氣流呼嘯、激蕩中產生和釋放能量的結果，有學者索性將之譯為「氣流運動」<sup>17</sup>。

<sup>14</sup> Cfr. W. R. Schoemaker, *The Use of רוח and of πνευμα*, p.24.

<sup>15</sup> 最典型的範例：則四二 16~20，*חור מידק* —東面：*חור חופץ* —北面：*חור מורדה* —南面：*חור סיה* —西面：*עבראל תחור* —四面。

<sup>16</sup> Cfr. R. Schnackenburg, *Reino y reinado de Dios* (Madrid: Fax, 1967).

<sup>17</sup> Cfr. R. Albertz, C. Westermann, "Ruah", in *DTAT*, p.655; Y. Congar, *Credo nello Spirito Santo*, p.18; P. van Imschoot, "le mouvement de l'air", in *Théologie de l'Ancien Testament*, vol.2 (Paris: Desclée, 1956), p.28; e "L'action de l'esprit de Jahvé dans l'Ancien

從這個意義上，「*ruah*-風」也能成為推動其他事物運作的「動力因」；類比性地，創一 2b 的 חור מיהולא 幾乎等同於宇宙起源的「第一因」。

透過「*ruah*-風」這一典型：人雖然能覺察（列下三 17；訓十一 4），卻無法把握之（德十六 21），聖經作者更易於類比 YHWH 的臨在、救恩行動和執行方式，雖然杳無痕跡，但始終是真實而有效<sup>18</sup>、自發而主動<sup>19</sup>、自然而具體的<sup>20</sup>。

因著「*ruah*-風」的啓示模式，我們才能對天主的內在生命和外彰顯有更具體、更真實的體會：天主總是生活的、開放的、具有能力的，絕不會沉寂。從事效性上，無論天主直接的救恩行動，還是自我啓示，或許不一定總是疾風驟雨般的粗獷，也可能是一種潤物而無聲的細緻入微。

## （二）「*Ruah*-風」：暴力傾向但教育性質

誠如前文所述，*ruah* 從詞根 *r-w-ch* 就已經流露出暴力性的氣息，尤其與 פוח 和 חפנ 的平行輝映中，這個概念特徵愈發彰明顯著，因為後兩者都可表示「從口中發出或噴出的具有暴力

---

Testament”, *RSPT* 23, 1934, p.554; A. R., Johnson, “air in motion”, in *The vitality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thought of Ancient Israel* (Cardiff: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, 1949), p.27.

<sup>18</sup> Cfr. H. J. Fabry, “Ruah”, in *TDOT*, pp.382~383; W. Hildebrandt, *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of the Spirit of God*, (Grand Rapids, MI: Baker Academic, 1999), p.8.

<sup>19</sup> Cfr. M. A. Chevallier, *Souffle de Dieu*, p.23.

<sup>20</sup> *Ibid.*, p.34.

因素的氣息」(רוח,「呼吸,吹拂」,詠十5:箴六19,十九5、9,廿九8:הנפח,「呼吸,吹拂」,依五四16:耶一13:則廿二21:拉一13)<sup>21</sup>。

綜合分析「ruah-風」在舊約的用法,其總體印象基本趨於一致:毀滅或懲罰的風暴(出十13、19,十四21:撒下廿二16 // 詠十八16:約一19,四9,八2,十五30:依十一4,廿七8,卅三11:納一4);只有為數不多的語境下,ruah 被用來形容和煦的「微風」(創三8:依五七13)。總之,聖經作者似乎更熱衷於借用「ruah-風」較為「陽剛」的氣質,來啓示天主的超越。

作為 YHWH 行動的執行或代理(agent),天主直接救恩行動的伴隨因素,「ruah-暴風」,從積極方面,始終聽命於天主並忠實執行其旨意(創八1:戶十一31:詠一三五7,一四七18,一四八8:耶十13 // 五一16:納一4,四8);從消極方面,「ruah-暴風」的摧枯拉朽能力,也被用來影射天主的審判、毀滅性的大能(出十五10:詠十一6,卅五5,四八8:德卅九28:依五七13:耶四11~12,十九~廿//卅23~24,四九36,五一1:則十三10~14:歐四19,十三15)。

從上面引述的經文,也能大致總結出「ruah-暴風」在舊約兩種主要的影像:以《出谷紀》為代表的懲罰性質的暴風;以約伯和約納為典型的具有教育性質的暴風。無論哪種情形,在相關神學主題的渲染下,特別是將「ruah-暴風」與天主善意的俯就和直接的救恩行動連接時,其暴力的概念特徵似乎也屬次要。從「普遍救恩史」的角度來分析,作為一個關鍵和啓發性

<sup>21</sup> Ibid., p.14; N. H. Snaith, *The Distinctive Ideas of the Old Testament* (London: Epworth, 1944), p.143.



的概念，*ruah* 也有著救贖的實效和價值 (the economy of salvation)<sup>22</sup>，儘管舊約所呈現的是一種以毀滅為代價的「曲線救贖」或「負面意義的救贖」<sup>22</sup>。

在「*ruah*-風」的啓示模式下，儘管 YHWH 的行動被貼上了「暴力」的標籤，但在暴力和懲戒的現象背後所反映的真相始終如一，「雅威是慈悲寬仁的天主，緩於發怒，富於慈愛忠誠」（出卅四 6）。另一個不容忽略的啓示性真理，在於舊約一以貫之的「天人之際」的主題，或者說，天主捨卒保車的無奈，即爲了拯救「長子」——以色列<sup>23</sup>，只能忍痛割愛，捨棄另一個兒子——「埃及」。

此外，若參考舊約智慧文學作品在神學上的連貫性表達，YHWH 常常被描繪成具有權威的「家長」形像，有時也假借聖祖、族長、戶主的角色或口吻對自己的子女實施訓誡，甚至也包括懲罰和試探。這一主題尤其反映在《約伯傳》和近東一代類似的文學作品。<sup>24</sup>

<sup>22</sup> 關於「負面意義的救贖」概念，參：〈救恩史〉，《神學辭典》456 號。

<sup>23</sup> 「天主之子」這名號，無論在猶太傳統或是舊約聖經的啓示中，雖然有著不同的概念含義和用法，但這個稱謂常常被賦予天主的選民：出四 22；申一 31，十四 1，卅二 5~6、18~21；智十八 13；依四三 6，六三 16；耶卅一 9；歐十一 1。

<sup>24</sup> 其中最典型的兩部作品是：古蘇美爾人的《人和他的天主》（主前 2000，*L'uomo e il suo Dio*），也被譽爲《蘇美爾人的約伯傳》；古巴比倫和亞述文獻中（主前七世紀），一部被譽爲《巴比倫約伯傳》的作品，*Ludlul bel memequi*。關於舊約智慧文學作品及近東文獻的資料，可參：L. Lucci, *Sapienza di Israele e Vicino*

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舊約較為頻繁、詳實地報導 YHWH 的神性顯現 (Theophany：撒下廿二 11；列上十九 11；詠十八 10，一〇四 3-4；則一 12、20-21，十 17)，但其中幾乎從未發現「ruah-風」的影像；相反，卻是其他的氣候現象：雷電、濃雲（烏雲）、火、煙霧等（出十九 16、19，廿 18；申四 10-12，五 2-5，廿四~卅一；列上十九 11；依六 4）。

即便非得要在 YHWH 赫赫威嚴的神性顯現中——義怒、懲罰、審判——插入「暴風」的角色，相關的敘述語境也都刻意迴避、婉拒了 רוח 的戲份，取而代之的卻是 הפוס，旋風、龍捲風、颶風（依十七 13，廿九 6，六六 15；耶四 13；亞一 14；鴻一 3）；רעס，暴風、旋風（列下二 1、11；約卅八 1，四十 6；詠一〇七 25、29，一四八 8；依廿九 6；耶廿三 19，卅 23；則一 4，十三 13；納一 4；匝九 14）。此外，《聖詠》——舊約唯一的一次——還引用了 לגלג，「火旋風，輪旋般的風」（詠七七 19）。

如果聯繫具有祥瑞色彩的「ruah-西風」，似乎 ruah 總是與象徵繁榮、豐收的氣候現象（概念）相伴隨：雲（列上十八 45；詠一〇四 3；約卅 15）、雨（列下三 17；箴廿五 14、23；依卅二 2；耶十 13//五一 16//詠一三五 7；則十三 11）等。

舊約語境下「ruah-風」如此互補、中和的用法，從某種角

---

*Oriente Antico* (Milano: Edizioni Terra Santa, 2015); T. Lorenzin, *Esperti in umanità. Introduzione ai libri sapienziali e poetici* (Leumann, TO: LDC, 2013); M. Tâbet, *Introduzione ai Libri poetici e sapienziali dell'Antico Testamento: manuale di Sacra Scrittura* (Roma: EDUSC, 2015).

度，也與中國道家「陰陽平衡」的理念有著共鳴。因為，「*ruah*-風」在神顯情景中的隱匿，巧妙避免了 YHWH 負面的形像：赫赫威嚴、不可接近、不講情面，懲罰、審判、義怒；反之，卻是更積極、正面的印象：慈悲、平和、祝福，即便教育的初衷和執行方式可能會有所矛盾。無論如何，「*ruah*-風」不僅啓示 YHWH 父性的威嚴，也包含母性的柔情。簡言之，天主是具有母性溫柔的全能的天父。

### （三）「*Ruah*-風」：YHWH 直接干預或救恩行動的代理

根據「*ruah*-風」在舊約的用法，還能發現一個極不對稱、不成比例的特點：幾乎所有的聖經作者，無一例外地，更強調「*ruah*-風」的工具因或功能性角色，即，「*ruah*-風」如同 YHWH 行動的執行或代理：類似於天主創造了「*ruah*-風」的表述，在希伯來聖經中只明確地出現一次（亞四 13）<sup>25</sup>，根據上下文語境，就連此處的「*ruah*-風」也作為「宣示 YHWH 旨意」的工具因。如此一來，「*ruah*-風」非受造的概念特徵被委婉提示。

在創世筆調尤為濃重的敘述部分（創一~二），「*ruah*-風」的初始印象（創一 2）難免有被「神化」（deification）的嫌疑。首先，從字面上，רוח 與 מיהולא 平行並列；加之在「天地創造之初」的敘述前奏下，此處的 רוח 也已經隱含了「先存」的概念

<sup>25</sup> 在希臘文寫成的《德訓篇》中，也有一處類似的表達，「有的風（πνεύματα），是造了專為復仇的，天主將這些風當作自己義怒的鞭子」（德卅九 33~34；註：本節經文在其他外語聖經，如英語、法語和意大利語中為：德卅九 28）。

特徵。總之，與其說「*ruah*-風」是天主所造，倒不如說，「*ruah*-風」源自天主。

從文本文學的角度來看<sup>26</sup>，舊約敘述語境下，「*ruah*-風」總是如影隨形地與 YHWH 一起行動，其中反映出一個相對獨立或「位格化」的概念特徵。舊約向我們報導：YHWH「有意願」、YHWH「在行動」，與此同時，也明確聲稱：是「YHWH 的 *ruah*」在實質性地行動；反過來說，*ruah* 總是 YHWH 的 *ruah*，而非其他。

此外，相關前置詞的選用，也佐證了「*ruah*-風」是天主直接救恩行動的伴隨因素。換言之，介詞 *b*<sup>e</sup> 的運用使得 *ruah* 的功能性角色愈發躍然紙上（出十四 21，十五 8、10；約廿六 13）<sup>27</sup>。

聖經作者之所以偏重渲染「*ruah*-風」的功能性角色，即天人之間的媒介，箇中堂奧或許是：既保全 YHWH 的超越性，也突出強調 YHWH 的親和力。

天主藉祂的噓氣 (*ruah*) 進行干預的另一個具有啓發性的資訊在於（詠一〇四 4；創八 1；出十 13b、19，十四 21），天主位際性地、直接地、具體地臨在世界和人類的生活，與此同時，又無形中與世人保持距離，因此我們才能說：天主是超越的……在噓氣形式下的干預完美詮釋了天主親自

---

<sup>26</sup> 參：蘇敏，《文本文學審美風格》（台北：秀威，2013），323 頁。「我們把這些在文本意義上存在的題材、體裁——體制、結構布局、形像塑造、語言風格等，稱之為文本文學手法。」

<sup>27</sup> Cfr. H. J. Fabry, “Ruah”, in *TDOT*, p.382.

參與人世，不僅將祂的「生命」孤注一擲，甚至祂本真。<sup>28</sup>

儘管希伯來的 *ruah* 只是一種描述性的語言，並非雅威有別的地位實有，但也不能將「*ruah*-風」的啓示模式等閒視之，甚至墮於一種純粹的詩意或象徵。對以色列人而言，「風」的概念意象已經如此開放，以至於在某些特定的語境下，也足以讓人不經意間就感受到天主本身的臨在<sup>29</sup>。

#### (四) 智慧文學及先知作品中的「*Ruah*-風」

總的來說，「*ruah*-風」的修辭表達（一語雙關），大多出現在舊約的智慧文學作品中：《約伯傳》、《箴言》、《訓道篇》。從概念的歷史沿革來看，*ruah* 的文學位階在充軍時期和後期，幾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<sup>30</sup>

智慧文學作品中，「*ruah*-風」主要有兩種用法：首先，實指意義，即自然界的風（約一 19；箴卅 4；訓一 6）；少數情況下，也指人或動物的「呼吸」（約七 7，九 18，廿七 3，卅四 14；訓三 19，八 8）。其次，「一語雙關」的隱喻概念，即借用「*ruah*-風」的無影無形、虛無縹緲等影像寓言人生：「耳旁風」（約十六 3），「風涼話」（約六 26）、不誠實（約十五 2；箴廿五 14）；人行動的徒勞無功，以及本性生命的變幻無常、白駒過隙、浮生若夢（約卅 15；箴十一 29，廿七 16）。而最典型的修辭表達，莫過於「一切都是空虛，都是追風」（訓一 14，一 17，二 11、17、26，四 4、6、

<sup>28</sup> M. A. Chevallier, *Souffle de Dieu*, p.34.

<sup>29</sup> Cfr. R. Albertz, C. Westermann, "Ruah", in *DTAT*, p.660.

<sup>30</sup> *Ibid.*, p.655.

16, 五 15, 六 9)。

毋庸置疑，智慧文學作品中，「*ruah*-風/氣息」的概念含義確實已經超越了物理和生理可感知的範疇，逐漸趨向「位格化」的表達。首先，從概念沿革上，*ruah* 有著一個從「風」、「呼吸」，向「精神」或「神」(spirit) 的過渡；其次，相對於人學範疇中，「*ruah*-風」較為消極的表達是空虛，而位格化的(神學) 語境下，「*ruah*-風」則被賦予了更積極的含義，尤其是位格化的 *ruah* 與位格化的 σοφία (智慧) 平行。即便如此，希伯來的 *ruah* 並不因此就失去其本真和連貫性的概念特徵<sup>31</sup>，即，神恩性的引導。從某種意義上，在「智慧」容顏的輝映下，越發凸顯了「*ruah*-風」所扮演的引導角色。

### 1. 「Ruah-風」：人的一切行為舉動的總括

總體上，智慧文學作品的作者更側重於從整全的視野出發，借用「*ruah*-風」的影像來勾勒人一總的行為(包括心理和智力因素)，很少指示人單獨的行為活動。例如，言行舉止(訓一 14, 二 11、17、26, 四 16; 箴十一 29; 依四一 29; 約六 26, 十五 2, 十六 3, 卅 15); 思維活動(訓一 17, 四 4, 六 9; 箴廿七 16); 甚至，人的整個存在都是虛妄(訓五 15; 約七 7; 詠七八 39; 耶五 13)。

### 2. 位格化的 רוּחַ 與位格化的 σοφία

舊約的智慧文學作品中，無論希伯來的 רוּחַ，或希臘語的 σοφία (LXX, 七十賢士譯本)，都有著位格化的描述。某些情況下，

---

<sup>31</sup> Ibid., p.668.

位格化的  $\eta\eta$  也分享位格化的  $\sigma\phi\iota\alpha$  的概念特徵，甚至相互等同（約廿八 20~27；詠一三九 7~12；箴八 22~31；智一 4~5，七 22~24；德一 1~10，四 12~22，十五 1~10，廿四 1~47）<sup>32</sup>。有時，位格化的  $\sigma\phi\iota\alpha$  也被描述成位格化  $\eta\eta$ （天主之神）的果效（約十二 13，十五 8，廿六 3~4，廿八 20~28，卅二 8、18，卅八 36~39；智七 7，九 17）<sup>33</sup>。

具體來分析，從根源上，位格化的  $\sigma\phi\iota\alpha$  與位格化的  $\eta\eta$  都源自天主；從行為模式上，二者不但有著超越性，皆有內在萬物的特性，尤其能代理天主直接的救恩行動；在創世的思想中， $\eta\eta$  和  $\sigma\phi\iota\alpha$  都有著先存性的概念特徵，而且，YHWH 的「*ruah*-風」和 YHWH 的「 $\sigma\phi\iota\alpha$ -智慧」都在宇宙論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：開天闢地、滋潤萬物、引導萬有等。當然，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於，YHWH 的神性顯現和事效性的大能，在 *ruah* 的啓示模式下，能恰如其分地以動態的形式被通傳；相對而言，位格化的  $\sigma\phi\iota\alpha$  更趨內在化、靜態的表達。<sup>34</sup>

<sup>32</sup> Cfr. Y. Congar, *Credo nello Spirito Santo*, pp.24~25; 類似的表達也參見：P. van Imschoot, “L’esprit de Yahvé et l’alliance nouvelle dans l’AT”, in *ETL* 13 (1936), pp.201~220; idem, “Sagesse et Esprit dans l’AT”, in *Rev. Bibl.* 47 (1938), pp.23~49; M. Gilbert, “Volonté de Dieu et don de la Sagesse”, in *Nouv. Rev. Théol* 93 (1971), pp.145~166.

<sup>33</sup> Cfr. P. van Imschoot, *L’action de l’Esprit de Yahvé*, p.570.

<sup>34</sup> Cfr. Y. Congar, *Credo nello Spirito Santo*, pp.24~25.

### 3. 「Ruah-生氣」<sup>35</sup>：隱喻偶像及偶像崇拜

某些先知尤其熱衷於借用「ruah-生氣」的概念模式隱喻偶像及偶像崇拜（依四—29；耶十 14//五一 17；哈二 19；參：詠一一五 4//一三五 15）。如果連人的行爲、整個存在都屬空虛，更何況人手的塑造品。除天主外，其他「都是空虛，都是追風」（訓一 14）。

從敘述效果來看，「ruah-生氣」與偶像的關聯也確實起到了反襯的作用。偶像的「了無生氣」以及偶像崇拜代表的「虛妄」，與 YHWH 賦予生命的「ruah-生氣」形成了鮮明對比。如此獨到的構思，似乎也委婉呼籲了在 YHWH 內，以「心神（*ruah-pneuma*）和真理」為朝拜的更新和重建（耶肋米亞、哈巴谷）。

如果這種假設是成立的，那麼，在隱喻偶像（崇拜）的主題中，「ruah-生氣」這一概念模式的關鍵性啓發，就在於對天人關係的重新定義。天人之際的「真實」、「真正」，首先應基於天人之間「最本能」的關聯。《創世紀》開宗明義地表明，人之所以成為「有靈的生物」（創二 7）<sup>36</sup>，得益於「形體的塑

<sup>35</sup> 在這個主題的闡述中，較之於「ruah-風」的概念模板，「ruah-生氣/氣息/嘔氣」更能恰如其分地說明偶像及其偶像崇拜代表的虛無，因為人手的塑造品都是沒有生氣、沒有生命力的。

<sup>36</sup> 從字面上，創二 7 的經文選取了另一個與 רוּחַ 意思極其近似的概念，הַמָּשָׁנָה；甚至有學者提出，在大部分語境下，二者可以平行使用或相互替換（創六 17，七 15；戶廿七 16；約四 9，廿七 3，卅三 4；依五七 15~16）。關於 רוּחַ 和 הַמָּשָׁנָה 概念的比較分析（相似性），可參：H. Kleinknecht, F. Baumgärtel, W. Bleder, E. Sjöberg, E. Schweizer, “Pneuma”, in G. Friedrich, A. Hiller, G. Kittel (eds.), *Grande Lessico del Nuovo Testamento (GLNT)*, Vol. X (Brescia: Paideia, 1972), pp.767~1099 (pp.848~863); T. C. Mitchell, “The Old



造」(創造)和造物主「生命嘯氣的通傳」(創生)。毋庸置疑，較之於「創造」的思維，「生育」的表達更能一語中的地詮釋「天人」之間。尤其在「רוח/המשנה-生氣」的渲染下，天主—造物主的親和力、內在性也越能形像傳神地，流轉在創造敘述的字裡行間。總之，天人之際，從根本上，更側重於強調「天人」的一脈相承，而非「天—人」之間。

《創世紀》第二章有關人被造的步驟：形體的塑造(肉)+天主嘯氣的給予(靈)，雖然暗示了「天—人」之間，但更深刻的內涵應該是「天主生育」人。類比性地，正如母親「生育」子女，儘管也涉及到一個生理層面的分離(分娩)，然而，這個母子之間的「分離」並不導致「遠離」、「分別」的後果，相反，卻創造一種新的、連時空都無法阻隔的位際親密。常言道：心有靈犀、血脈相連、本能的自覺或自發。這個「你—我」的「位際性」，尤其在父母與子女關係的構建中被強化和圓滿。

在隱喻偶像(崇拜)的主題中，「*ruah*-生氣」的概念模式也糾正、強化了天人之間最原始的關係：造物主—受造物。具體而言，偶像只不過是人手的塑造品，人理應是一切手工的創造者；具諷刺意味的是，人寧願生活在一種扭曲和錯位的關係中，

---

Testament Usage of nesama”, *VT* 11 (1961), p.177; F. Brown, S. R. Driver and C. A. Briggs, *A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Biblical Aramaic* (Oxford: Clarendon, 1906), p.675; A. S. Peaked (ed.), *The people and the book* (Oxford, 1925), pp.357~360; A. R. Johnson, *The Vitality of the Individual*, pp.31~33.

對這些塑造品予以屬神（造物主）的敬禮。同樣地，除非受造之人能認識、修復、回歸到與天主最原始、正常、健康的關係；否則，只能墮為「慈父比喻」中那個大兒子（路十五 25-32）。人與天主的關係，既有著「造物主—受造物」的一面，更有著本能的表達：「天父—子女」，所以，遠遠超出了自上而下的「統治與被統治」關係。

綜上所述，「*ruah*-風」較為典型的「神恩性引導」由此可見一斑。尤其在智慧文學和先知筆下，「*ruah*-風」名副其實地成爲了將人導向唯一真神——YHWH——的道路。

## 二、「Ruah-風」在舊約的範式：宇宙論下的「生生之道」

關於創一 2 的經文，學者們有諸多討論，其中關鍵乃是如何翻譯 רוּחַ מִיְהוָה (*ruah elohim*)。從語義上，*elohim* 既能翻譯爲所有格形式的「上主的」；又能是形容詞性的「非常的」、「巨大的」，如「天大的力氣」（創卅 8）、「非常的恐怖」（創卅五 5）、「相當宏偉的城」（納三 3）。同一語境下，*ruah* 既可以表示自然的「風」，還可以是上主的「神」，相較之下，前者的表述更恰如其分。<sup>37</sup>

實際上，無論哪一種翻譯，兩個概念都不可能是獨立的，

---

<sup>37</sup> Cfr. H. J. Fabry, "Ruah", in *TDOT*, p.384; W. H. McClellan, "The meaning of ruah'Elohim in Genesis 1,2", in *Biblica* 15 (1934), pp.517-527; P. J. Smith, "A Semotactical Approach to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ruah elohim in Genesis 1:2", *Journal of Northwest Semitic Languages* 81 (1980), pp.99-104.

卻是彼此相關、互補。<sup>38</sup> 即便是在「颶風」的影像中，*ruah* 始終是天主直接干預的媒介、代理。從這個意義上，創一 2b 的 *ruah* 也象徵天主富有創造力（生生之力）的臨在。從創一～二章整體的構思來分析，為能簡明扼要地勾勒出天地萬物的來歷（族譜），尤其是創世前的原始生態情境，聖經作者幾乎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有形的物質材料。所以，若單從物質或物理的角度來詮釋 *ruah*，那肯定是錯誤的，因為天主的行動總不受限於人的概念<sup>39</sup>；而且，文本所言說的天主的行動，也不完全等同於天主實際的創造行動<sup>40</sup>。

### （一）近東創世思想中的「風」

對於《創世紀》第一章的敘述背景，學者們較為一致的觀點是：本章內容與近東創世神話（巴比倫、埃及、美索不達米亞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。聖經作者不僅將「風」、「水」、「黑暗」、「深淵」等神話概念援引到了聖經文本，連帶地，還包括這些概念所承載的象徵意義和宇宙論角色。比方，「水」和「風」都蘊含著創造的潛力<sup>41</sup>；都被當作「（兩）極性」表達的代名詞，

<sup>38</sup> Cfr. E. Schweizer, *Spirito Santo* (Torino: Claudiana, 1988), p.20.

<sup>39</sup> *Ibid.*, pp.20~21.

<sup>40</sup> Cfr. T. E. Fretheim, *Esodo* (Torino: Claudiana, 2004), pp.182~183。  
天主的行動既是歷史的，同時也是禮儀的。

<sup>41</sup> Cfr. B. B. Powell, *Classical Myth* (Boston: Pearson, 20127), p.136; G. L. Klein, "Reading Genesis 1", in *SWJT* 44.1 (2001), pp.22~38 (p.27); H. G. Reventlow, Hoffman, Yair (eds.), *Creation in Jewish and Christian Tradition* (London: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, 2002),

即，藉著兩極對立來描述開天闢地。最後，從敘述結構上（宇宙生成的秩序），舊約和近東創世神話也都基本雷同。<sup>42</sup>

《創世紀》第一章有許多與巴比倫創世神話相呼應的元素，例如創一2的經文很可能就影射類似的決鬥。然而，司祭典(P)有關創世的敘述部分，在保留神話劇情的同時，卻剔除了二元論的痕跡：原始的深淵不再是敵對的勢力，只是一種被動的、乏力的、原始的無形無狀，具有象徵性的原始材料，從這個原始的深淵，任何事物都無法憑一己之力而生成。承蒙天主噓氣的春風化雨，透過這樣一種寓意的表達，才隆重渲染了原始能量所具有的生生之力。一如原始的深淵來自天主的風，由於具備了神的某些屬性，才得以先於萬有而存在。<sup>43</sup>

參考《創世紀》開篇的敘述，「上主的風」所蘊含開天闢地的潛力，同樣被穿插在一個以兩極分化為典型的構思中：「風—水」（創一2b）；「穹蒼以下的水和穹蒼以上的水」（創一7）；將水和地劃分開來（創一9~10）。

空氣（大氣）的開天闢地功能——將穹蒼與深淵，或者與大地分別開來——給予了「風」在確定宇宙秩序中特別的定位：在巴比倫創世神話和舊約中都能發現這一點……值

---

p.175.

<sup>42</sup> Cfr. G. J. Wenham, *Genesis*,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, vol.1 (Waco, TX: Word Books, 1987), pp.8~9; A. Heidel, *The Babylonian Genesis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, 1951), p.129.

<sup>43</sup> Cfr. H. J. Fabry, "Ruah", in *TDOT*, p.385.

得注意的是，無論舊約或古代近東文獻，創造工程一旦完成，「風」在宇宙秩序中也就不再發揮什麼影響力了。<sup>44</sup>

## (二) 「*Ruah*-風」：天主的生生之力（創一 2b）

創一 2b 的「*ruah*-風」所象徵的生生之力，並非單純受到近東創世神話中具有「先存性」概念特徵的原始風的啓發；其實，也是基於希伯來 *ruah*「動態性」的概念特徵，所以在「創世之前」的原始生態情境下，一個喪失了動態特徵的 *ruah* 幾乎是無法想像的。<sup>45</sup> 如果說近東創世神話中的「風」所展示的是「開天闢地」之外顯神能，那麼，創一 2b 的敘述語境，P 作者透過富有詩意和悅動的語言，則著重強調 YHWH 的「*ruah*-風」更內斂的孕育生命和化育萬有的潛力。有鑑於此，舊約所啓示的「創造神」，並非一位與受造物界限分明的超越性存有，反倒更像一位與祂的受造物形影不離的「天父」。

在一系列的創造行動中，YHWH 自始至終都沒有將自己排除、凌駕於萬有之外 / 之上，以「局外人」或「旁觀者」自居；相反，天主親身參與、投身到自己的創造工程。例如，最典型的「天主說」（創一 3、6、9、11、14、20、22、24、26、28-29），天主的「說 / 話」本身就具有生命力和落實性。換言之，天主的「說 / 話」並非空洞、毫無果效（參：依五五 10-11），卻在「創造」的行動中實現生命的通傳和富饒，天主聖言也內在於萬物

---

<sup>44</sup> Ibid., pp.385~386.

<sup>45</sup> Cfr. R. Albertz, C. Westermann, "Ruah", in *DTAT*, p.657.

中（參：智十二1）。從某種意義上，以《創世紀》為典型的「天主聖言、生氣的落實、內在化」的思想，即「*ruah* 成肉身—亞當（人）」，幾乎與若望筆下「天主聖言的落實、內在化」的神學交相輝映，即「*logos* 成肉身—新亞當（天主）」。

無論如何，整部聖經以「天主的噓氣」，開宗明義地，開啓天地萬物的起源模式。從這個角度出發，首先，不難理解「族譜」一詞在《創世紀》更深刻的含義（創二4，*מִלְהוֹת*）：天主不僅以「造物主」的形像示人；溯本求源，宇宙萬物同出一源，皆由天主所創生。更好說，在「*ruah*-風」的啓示下，受造物乃天主愛情的產物，而非創世神話語境下諸神混戰的戰利品或衍生。其次，「天主的噓氣」作為宇宙起源的嘗試性解讀，不僅維護了舊約和近東創世神話的一脈相承，也能與中國「氣」思維下的宇宙論（例如：莊子的「混沌之氣」）對話。

行文至此，我們可以嘗試分析創一2b的「*ruah*-風」之於天主「孕育 / 創生」萬有的啓示奧蹟。首先，如何解釋《創世紀》開篇原始生態情境下，具有「先存性」特徵的概念：「風」、混沌、虛無、深淵、黑暗、水？豈不與天主「從無中生有」（*ex nihilo*）的啓示思想自相矛盾？

破解這些疑問的關鍵和出發點，仍在於「*ruah*-風」。從某種意義上，這些概念只相當於一種描述性的語言，藉以展現創世之前的無形無像，難以言狀，即 *nihilo*。這些概念圍繞在上主的 *ruah*，一道組成了天主孕育萬有的初始印象的拼圖，缺一不可。宇宙萬物受造之初的原始形狀——黑暗、朦朧、靜謐、水

——不禁讓人聯想到「妊娠」現象。正如一個新生命被孕育在母胎，不僅從生理上與母親血脈相連，更被母親無微不至的愛所浸淫。有鑑於此，創世之前，天地萬物雖然是無形無狀的「混沌、虛無、黑暗」，但卻為天父的母性柔情所滋潤。

從敘述手法上，就連聖經作者似乎也無意打破這種靜謐、祥和的氣氛，於是才有了「上主的 *ruah* 在水面上運行」（創一 2b）。此處，動詞 רוּחַ 的選用尤其值得注意，因為其中關涉的不僅是創世論語境下，也是全部聖經所描述的「天主的第一行動」，儘管由 *ruah* 代理執行。

毫不誇張地講，藉著「רוּחַ - רוח」的關聯影像，P 作者潛移默化地將聖經中天主的「第一」行動提前，將天主和受造物的位際表達予以提前。與其說聖經中天主的第一行動是開天闢地的「創造」，倒不如說是，充滿母性柔情的「孕育 / 創生」。正如從受孕伊始，母親就已經與腹中胎兒有了「你—我」的位際互動；同樣地，創世之前，天地萬物就已被鑄刻在上主的心窩、手心了（參：依四九 16）。

希伯來動詞 רוּחַ，意指「翱翔、漂浮、變軟」。在全部舊約只出現三次：創一 2；申卅二 11；耶廿三 9。簡單分析，「大地還是混沌空虛，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」（創一 2）<sup>46</sup>，屬宇宙論背景下的神學術語，直指天主的行

<sup>46</sup> 其他版本聖經的翻譯可參：“hovered” (*JB-Jerusalem Bible*), “moved” (*AV-Authorized Version or KJV: King James Version or KJB: King James Bible*), “was moving” (*RSV-Revised Standard Version*), “was hovering” (*NIV-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*), “swept” (*NEB-New*

動。《申命紀》文本中，該術語被穿插在一段修辭語境下，類比天主「呵護」其子民的行動。耶肋米亞先知筆下的  $\text{רָחַר}$ ，首先從詞形上，是 Qal 字幹形式（簡單敘述），不同於創一 2 和申卅二 11 文本中的 Piel 字幹形式（加強語義）；其次，這個詞出現在一段以預言為背景的人類學範疇。相較之下， $\text{רָחַר}$  在申卅二 11 的概念含義更接近創一 2b：直指天主的行動、天人之際。

若參考烏加列文獻， $\text{רָחַר}$  出現的語境基本上總是與「老鷹」相關，用以描述老鷹翱翔、盤旋在自己的窩巢之上，以保護幼雛。<sup>47</sup> 有鑑於此，創一 2b 的  $\text{רָחַר}$  的概念意涵，幾乎也能幫助破解「聖神」在聖經中的修辭表達，「如同鴿子」或者「降下」。因為，開宗明義地，聖經將天主（之神）的第一行動或初始印象與「飛翔，翱翔」的影像直接連接。

總之，「*ruah*-風」在創一 2b 所閃耀的美，就在於它婉約地勾勒出了一幅具有生命韻味的宇宙論。天主確實從無（無形無狀）中——混沌、虛無、深淵、黑暗——創造了天地，但宇宙萬

---

*English Bible).*

<sup>47</sup> C. H. Gordon, *Ugaritic Textbook. AnOr 38.* (Roma: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, 1965), p.484. 關於  $\text{רָחַר}$  一詞在烏加列神話文學中的用法（與老鷹相關），可參：V. P. Hamilton, *The Book of Genesis. Chapters 1~17* (Grand Rapids, MI, 1990), p.238. 其中，《阿加特史詩》（*Epic of Aqhat*）有如下的記載：“Over him [Aqhat] eagles will soar, there will hover a [flight of birds]” (3 Aqhat, obverse, line 20); “over him eagle[s] soar, there hovers a flight of bird[s. Among] the eagles soars Anat” (3 Aqhat, obverse, lines 31~32); “Eagles so[ar] over the house of her father, there hovers a flight of birds” (1 Aqhat, line 32)”.